



西藏喇嘛在美國

美國新聞處供稿
佚名居士譯

兩位加爾馬克喇嘛，因求宗教自由，相聚於美國，使美國保護宗教自由之史實，又添新頁。
有王雅魯（譯音）
入俄境，卜居於伏爾加盆地。迨凱哲倫（Cathar）大帝之世，又遷回蒙古。流落於俄境之加爾馬克人，為數不詳。他們信奉喇嘛教，反對共產革命。於本世紀之初，有少數加爾馬克人逃出俄境，倖免於殘酷之迫害鬭爭；王雅魯其一也。他亦如現居美國紐澤西州之許多加爾馬克人然，出生於俄國；於一九二三年逃出鐵幕，遊化於中國各省及蒙古腹地之故鄉。

上師者，身短膚褐，着黃色內衫，外披黃褐色毛織長袍，紅領紅袖，腰繫黃帶，乃西藏德瑞旁（譯音）寺之高級喇嘛，於西藏淪陷後，自拉薩逃出，當其抵紐約時，在碼頭與故人迪勞瓦（譯音）呼圖克圖會晤。兩人抱頭相親，哄動一時。她勞瓦呼圖克圖為蒙古人，乃八十一位大德之一，現為自由世界最高級之喇嘛。二人自一九四七年分手，迄未相見；今各為尋求宗教自由而逃亡，得重逢於鐵幕之外，又豈始料所及哉。他們打算向居住美國的加爾馬克人弘法。——根據美國國會所通過之特種法案而居留美國者有許多加爾馬克人，他們正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和迪勞瓦同在碼頭歡迎王雅魯上師的，還有一位山得茲夫（譯音）喇嘛，於一九五一年為尋求宗教自由而逃美，現在波瑞斯頓大學教授蒙古哲學和歷史。

歡迎的人們，因為渴望聞悉拉薩近況及故人消息，向王雅魯上師問長問短。據王雅魯稱，西藏於淪陷後，佛教被有計劃的破壞，毀滅寺宇，沒收寺產，用恫嚇手段使民衆不敢參加法會。饑荒日甚，人民和喇嘛同遭厄運。因不堪迫害而逃亡者，日以百計。王雅魯上師於決定出走後，就別離了七千七百喇嘛僧侶，攀越雪山，入印度之孟加拉平原，卒抵加倫邦，於其地會誦咒、祈禱、修觀。

蓋於十七世紀時，大批加爾馬克人自蒙古遷

居於俄境之加爾馬克人，信奉喇嘛教，反對共產革命，致多遭慘死。當時革命軍見到加爾馬克人就開槍；今倖存者，僅二十萬人耳。他們於田財被剝奪後，被集中起來，組成「加爾馬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」；生活艱困，且有許多被驅往西伯利亞之奴工營。——那是蘇俄和中共的經濟骨幹。

王雅魯上師擬向紐澤西州法明德之加爾馬克人弘法。他們多已成家立業；雖然從事於現代化之工作，却保其加爾馬克式之傳統生活，宗教信仰，使其反對共黨。子女長成，皆信奉喇嘛教，愛好自由，永不至招致共產之害矣。
幾位佛教大德，聯合起來，在紐澤西州之加爾馬克式佛寺中作法修持；非但足以增強美國佛教之根基，以反抗共黨毀滅世界上古老偉大宗教之企圖；尤足昭示共黨頭目們，宗教信仰，豈可僅憑暴力消除哉！

——有關照片參閱本期封裏影畫版——

精神，願諸位能够從身苦而心不苦，走向心淨而身亦淨的前途！

這篇宏論聽下來之後，我的心已安靜了一半，肉體的痛苦當然更減少了！從此我才知道：佛法不但具有特殊的妙義，並含有豐富的人情，與深奧的哲理！

接着我又聽了幾次佛法，讀了一點佛書，我狹隘的思想領域漸次擴大了，在現實人生的生活、事業、妻子兒女外，還有比這更迫切，更重大的需要與目的；我偏激的現實主義也發生了動搖，我領悟到在生死以外，還有個無限的未來！因此，我對現實人生中的成敗得失，也就看淡了。實際上，即使能够照我以前的理想，順利地在現實人生中完成一切，也不過等於曇花一現，對無限的未來又能有何補益！

現在，我在佛菩薩的護念恩光中，不但脫離了病苦，心亦不復再苦了；更從身安心淨，而產生了親近三寶的禪悅法喜。

根據這段曲折的過程說，從極端的病苦，轉變到極端的快樂，這不是跟失足落海者，在茫茫無邊，漆黑苦鹹的海底下獲得珍貴的夜明珠是一樣嗎？可是，我的「法慾」並不能因此滿足，我要繼續努力，一定要遵照李老居士的策勵做下去，直到往生極樂淨土，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

四四、五、二三脫稿於無憂病舍

本刊讀者服務部啓

本刊新從港埠請到實用佛學辭典十餘部，小粒星月菩提珠多串，以及彩色釋尊應化事蹟圖數套，極樂世界莊嚴圖等，欲請者速向讀者服務部洽購。遲恐向隅。